

● 七根火柴

● 普通劳动者

● 党费

小说集

王愿坚

● 粮食的故事

● 村野的火星

● 足迹

● 肩膀

571312

X272
WYJ02

王愿坚

小说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C0385916

44.572

WYJ 02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王愿坚小说集

著 者：王 愿 坚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8号）
（邮政编码100034 • 电报挂号6550）

排印者：解放军一二〇二工厂

装订者：北京密云水库装订厂

发行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13.875

插 页：1

字 数：343,000

版 次：1992年7月第1版

印 次：199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5,500

书 号：ISBN 7-5033-0581-9/I·322

定 价：8.4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王 愿 坚

目 录

珍贵的纪念品	(1)
火	(7)
党费	(12)
粮食的故事	(22)
歌声	(38)
小游击队员	(48)
老妈妈	(64)
三张纸条	(82)
妈妈	(106)
赶队	(118)
村野的火星	(132)
七根火柴	(151)
三人行	(155)
支队政委	(160)
亲人	(181)
休息	(194)
早晨	(202)
后代	(212)
普通劳动者	(228)
理财	(239)
征途上	(258)

夜	(277)
足迹	(282)
肩膀	(287)
草	(293)
食粮	(298)
标准	(306)
启示	(311)
路标	(319)
歌	(328)
“同志.....”	(335)
虹	(341)
附录 1	
在革命前辈精神光辉的照耀下	(411)
附录 2	
写出感受的和相信的	(424)
后记	翁亚妮 (437)

珍贵的纪念品

像我们这样的老战士，大半都有这么个怪脾气，——喜欢保存点珍贵的玩艺儿：一块从自己身上开刀开出来的炮弹皮啦、老战友的来信啦等等。因为这些东西都有一段不平凡的来历，留着可以作个纪念。像我，就保存着这么一条红领巾。

那是1953年的事。蒋军拼凑了两万兵力，20多辆坦克，想偷偷地袭击我们的东山岛，阴谋配合美国在朝鲜对我们的进攻。我们马上给他个迎头痛击，战斗了两天两夜，敌人连死带伤加被俘，丢下了3千多，剩下的被我们一气赶下海去了。我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东山岛战斗开始的时候。战斗一打响，我们连的任务是阻击。就这么打一节，退一节，争取时间，最后坚守主阵地，让后面的主力部队来歼灭敌人。战斗正打得火热，连长到我跟前说：“于成年同志，你这挺机枪作掩护，部队转移到主阵地去！”他具体交代了任务，并且嘱咐我：“记住，看见部队上了四二五高地，你们就撤退！”

我和弹药手就留下了。起初，任务执行得倒也顺利，别看就这一挺机枪，敌人死得一片一片的，就是上不来。看看大部队已经安全地跨过了背后那个山嘴子，开始上山了。我刚要招呼弹药手撤，谁知道敌人鬼头鬼脑地从右边绕上来了，子弹朝我俩屁股打过来。这一来，我们撤就困难了。我伸手捅了捅弹药手说：“把子弹夹子留下，我掩护，你赶快顺着小沟撤下去！”我自己手端着机枪，一直向绕上来的敌人扑过去。敌人被赶下去了，弹药手也

平安地撤走了，可就在这时，我负了伤：一颗子弹打在大腿上，麻酥酥的，那血呀，像个小泉眼似的，呼呼直冒，不一会腿底下的土就湿了一大片；凭经验，我知道伤得不轻，十有八九是碰到骨头上了。我想包扎一下，谁知道一掏口袋，救急包没啦，还是在前面山头阻击的时候，给三班长包伤口用啦。这时候，敌人的小炮还一个劲儿地往这儿落。不行，得走！人死活不说，这挺机枪丢不得呀！

我把枪往怀里一抱，一轱辘就滚下了山坡，费了好大的劲，才爬过一条小沟，顺着沟沿望着一块黑鸦鸦的甘蔗地爬。爬呀，爬呀，越爬越觉得没有力气，浑身发软，突然眼前一黑，就啥也不知道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过来了。迷迷糊糊的，觉得腮上像爬着几个虫子，痒得很，伸手一摸，湿漉漉的。睁眼一看，原来我正躺在一个孩子的身旁。那孩子抱着我的肩膀，头俯在我的脸上抽抽噎噎地哭，泪珠吧嗒吧嗒掉到我脸上，又顺着流下来。咦！这是怎么回事？

那孩子见我醒了，连忙抽手把眼一抹，小声地叫了一声：“叔叔！”

我挣扎着坐起来，四周望了望：是在一块甘蔗田里，那甘蔗密密麻麻的，隔一垅就望不见人；我那挺机枪好好地架在甘蔗棵子上。我竭力回想是怎么到这个地方来的，这时才想到我那负了伤的腿，不由得朝伤口处望了一眼。冷丁一看，把我吓了一跳：怎么血流得这么多！再仔细一瞅，才发现那并不是血，是一块红布。那红布呀，鲜红鲜红的，就和我的血一样红。奇怪的是，那块红布竟扎得那么准，那么平贴，不歪不斜，不松不紧，就像卫生员包扎过的一样，怪不得血不流了呢。不用说，这一定是这个孩子干的事。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这是个女孩子，看样子有十二三岁，梳

着两条小辫儿，黑黝黝的圆脸上稀稀落落的有几个雀斑，下巴上有一个黑痣子，长眉毛下面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看就是个机灵的孩子。可是她怎么在这个时候跑到这个地方来了？我刚要问，她倒先开口了：

“叔叔，腿还痛不痛？”

我说：“不痛了。”真的，因为止住了血，不怎么痛了。她说：“你别哄我啦。削铅笔把手割破了，都要痛好几天，打了那么大的窟窿还能不痛？”她想了想，又说：“要是有点药上上就好了，是不是，叔叔？”

“嗯，真的不痛，”我看着她那开心而又天真的小脸孔，又感激，又怕她为我的伤口害怕，我把话岔开去，问她：“你怎么一个人到这儿来啦？”

她说：“妈妈去给那边山上的解放军叔叔送开水了。临走的时候怕蒋军进庄跑不及，叫我躲到这里来。”她又说，她在躲着的时候，听见前面打仗，吓得很；听听枪不响了，想出去看看，刚一爬出甘蔗地，就看见了我，从军装上认出我是解放军，她就把我拖到这儿来。她还告诉我，在我昏迷的时候，她偷偷爬出去看了好几趟，看见蒋军没顾得找我，直夺主阵地那座大山去了。末了，她说：“你淌了那么多血，一条红领巾都包不住，你又不会动……”说着，她眼里的泪珠儿闪着光。

我看看她扎伤口的那块红领巾。不知怎的，眼泡子一热，眼泪也差点收不住了。我拉着她的手说：“小妹妹，多亏了你呀！”她却晃着小辫子说：“你可别那么说，我是个少先队员嘛！”看她那副神气，她是把这件事当作本分的事来干的。这时，我的伤口又痛起来了，我紧咬着衣服领子，生怕一张口就会痛得喊出声来；她大概看出了这点，低下头，趴在我的腿边，折下半截甘蔗攥在手里，小心地给我剥腿上的泥巴，用甘蔗水轻轻地擦我身上的血迹。

痛过一阵以后，我透过甘蔗梢子望望天，太阳已经偏西了；

我把耳朵贴在地上听了听，附近的枪声早停了，只有远处还一阵阵传来枪炮声。我喊了声：“小妹妹！”

“喂！”她爬过来了。

“你在这儿躲着吧，我得找部队去了。”说着，我就往起站，谁知这腿伤得的确厉害，脚刚一着地，就钻心的痛，我“哎唷”一声又歪倒了。

她连忙扶着我，说：“叔叔，你还得躺着，等消灭了蒋军我去叫人来抬你。”

我说：“不行，打仗的时候，一挺机枪关系大事，我得把枪送到队伍上去。”

“我给你送。我扛得动，我刚才还扛过哪！”她看看我的脸，知道我不答应，她就说：“要嘛，我先进庄去看看，要是没有土匪，我找人来抬你，好不好？”

这倒是个办法，但万一碰上敌人呢？我不能让她为我去冒险。我不答应她去。

谁知道这回她不依我了，说：“不要紧，这路我熟着呢，我还会躲，你看，”她伸手抓起地上一个用甘蔗叶子编的大草圈，往头上一戴，可不是，草叶子一搭拉，把个小娃娃遮得严密密的，隔几十步就看不出了。她嘱咐我：“叔叔，你可别乱走哇，别叫我回来找不着你。你待的这个地方是从西数第十七垅。”说完，像个小刺猬似的，一溜就不见了。

她一走，我不由得心慌起来，越想越觉得不该放她走。在这里我还有挺机枪保护着她，可是出去了，如果碰上蒋军……我越想越担心，简直想爬起来去撵她，可是腿又不听使唤。我只好熬着，熬着……

过了约摸有一个钟头，我听见甘蔗地头上一个人小声地数着：“一，二，三，四……”是她，她回来了。仔细一听，似乎还有一个人，我一惊，刚要抓那挺机枪，就看见她钻了进来。身后

跟着一个中年妇女，也顶着个草圈子。

孩子一蹦蹦到我跟前，高兴地说：“庄里没有土匪，可是找不到人，我把我妈领来了。”

她妈看了看我的伤处，说：“到庄里去吧，到庄里就好想办法了。”我点了点头。她把我扶起来，肩膀抵着我的左肩窝，我慢慢地用一双腿跳趑着走出了甘蔗地。回头看看我那挺机枪，那孩子扛着呢。十七八斤重的铁家伙，外加两个子弹梭子，把孩子压得一歪一歪的。她望着我，好像是说：“你看，叔叔，我说扛得动，你不信！”

太阳快落的时候，娘儿俩帮我走到了村子里，到了她们的家。她妈安置我躺下就出去了。这工夫，孩子从锅里摸出两块红薯，硬逼着我吃下去。过了一大会儿，她妈领着三个妇女来了，还带来了一张竹蔑床。她说，男人都不在家，去给解放军抬担架了，现在只好由她们来抬了。她们四个把我和枪都放到竹床上抬起来。那孩子呢，非要跟着不行，还硬要把两个子弹梭子让她拿着。

拐弯抹角地走了五六里山路，就来到了团的前方指挥所。忽然，一阵疼痛，我就又昏过去了……当我醒来时，我已经躺在医院里。医生说，这次负伤是打碎了一块骨头，还打着了什么“静脉”，要不是包扎得及时，不死也得落个跛腿。可是经那块红领巾一包，这条腿不是好好的了吗！

那时我想：等我伤好了，一定得去找到她，好好地谢谢她。孩子的红领巾还在我这儿哪，——来到医院换药时解下来，我就把它保存起来了；只是被血弄脏了，得买条新的还她……

可是我很懊悔，那时候伤口痛得晕头转向的，怎么没有问问她的姓名和地址呢，现在连她那庄子的方向也记不清了。咳，我真是……

伤愈那天，我第一件事就是找裁缝做了条红领巾，带着那条旧的红领巾，回连了。

回连报到以后，当天没有事，我就请了假到我阻击的那个阵地（这我是记得的）附近的村上到处打听。说起来也好笑，这么大的东山岛，十几岁的女孩子有的是，到哪里去找呀？

星期天我又请了一天假，决定到附近的村庄去挨门找。嗨，可给我问到一个小落了！有人告诉我说她在西浦镇上，我高兴极了，一气跑了八里多路，到了那里。谁知找到了一看，不是！那也是个小十几岁的女孩子，也是掩护了我军的一个伤员，但我找的不是她。

第二个星期天我又去了。我琢磨着像这样的孩子，她的事迹人民政府一定会知道的，便决定到县人民政府去找。到了那里，广场上正开全县的东山战斗庆功大会呢。我挤进会场，东看看，西瞧瞧，咦，她在功臣席上坐着呢！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衬得小脸黑里透红。那小辫儿，那大眼睛，那个小痣子，是她，一点也不错！

休息的时候，我跑上去找她。她一下子扑到我的身上，连连地叫着：“叔叔！”还看看我的伤口，问我现在还痛不痛。这时，我才知道她家是个盐民，爸爸在1950年就被蒋军抓去了，听说死在海边。她告诉我，这次因为救我，她被评了一等功。

从这次以后，我们就做了很好的朋友，还通信联系呢。有一封信上，我说：“你放心好了，我们正在练兵，就是为了解放台湾，我一定要把本领练好，去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把台湾人民救出来，给你爸爸报仇！”

至于那条包过伤的红领巾，现在还留在我这儿。我还她的是那条新的。为了这事，我们当时还争执了好半天呢。你看，这就是那条红领巾。这条缺口，是她给我包伤口的时候用牙撕开的。

1954年1月23日

火

林大妈住在东山岛的一个小山上，山前是一列大山岭，山后靠海是一马平川的平地。林大妈的屋后有一片竹林。她和小儿阿根，就靠这片竹林过日子。

说起林大妈这片竹林，那真是全岛上数一数二的。地面虽然不大，竹子可长得挺旺，远看，青艳艳的一片，像一块绿油油的大绒毯；近看，一棵挨一棵，密密麻麻的，像一片大篱笆。

林大妈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背弯、眼花、牙也掉了半嘴。可是，她偏偏不服老，每天拄着拐杖，挟着弯刀，钻到竹林里，这里扫扫烂竹叶，那里给笋芽松松土，一磨蹭就是一天。有时不小心踩断了一棵笋芽，她就心疼得一天吃不下饭去。

林大妈这样没死没活地干，她是有打算的，这个打算在她心里已有十几年了。十几年前，她老伴临死的时候，对她说：“你跟着我苦了一辈子……咱俩受点苦也算不了啥，只要孩子……无论如何得给他成个家，抱个孙子……”从那时起，林大妈就想积蓄点钱，好给孩子成家。可是，她刚积了几个钱，要给大儿子阿桂成亲，却碰上蒋军撤退，阿桂被抓去了，几年的积蓄被抢得一千二净，林大妈只好带着小儿子过着苦日子。

但是，不管日子多么苦，林大妈给儿子成家的念头始终没有断。蒋军抓去大的还有小的，现在小儿子也长大了，当上了民兵；听说在山下村里还找了个对象。如今日子过好了，林大妈打算多积蓄几个钱，给儿子把喜事办得像样点。要不，怎么对得起

那死去的老头子呢。

于是，林大妈干得更起劲了，收竹子时，把那又壮又直的好竹子一根根地拣出来，捆好放在一边存起来，哪怕是生活再难的时候，也不去动它。

竹子越积越多，不到一年工夫，竹林前面的竹子垛有房顶那么高了。林大妈一有空就拄着拐杖来看看竹垛，越看越高兴，摸着竹竿，数数捆数，点点根数，心里盘算着：“再加七捆就够五十捆了。到了那时候，拿几捆换木料搭三间房子，剩下的卖给合作社，买布、买猪肉……一定给孩子把喜事办得比他爸爸娶我的时候好上十倍。”

有一天，林大妈实在憋不住了，她就把这件事对儿子说了。儿子笑了笑，似乎要说什么，但是望了望母亲的笑脸，又改了口，说：“好嘛，政府正要盖房子呢，把好竹子卖给国家吧！”

就在这个时候，东山岛的战斗发生了。林大妈家前的那座大山上，成了战场，数不清的解放军战士攻上山去打敌人。

夜里墨黑墨黑的，伸手不见五指。阿根到民兵队去集合了，林大妈靠在竹子垛上，摸着心爱的竹子。大炮“咕咚咕咚”地震得人心跳，林大妈望望战场，想起了那些抓走大儿子的蒋军又来了，我这竹子……人民解放军呀！你们千万要把这群狗东西给我杀死……

忽然，一阵脚步声从竹林后面传过来，越来越近，接着几十条黑影窜过来，为头的那个黑家伙，压低嗓子喊：“什么人？过来！”

林大妈吓坏了，她抖抖索索地走过去，一下被那家伙抓住了。那家伙用一根硬东西把她推进屋去，林大妈觉出那硬东西是枪，但她不知道这些坏人是从哪来的。

一个人问她：“快说，这山上还有什么人？有没有你们的解放军？”

林大妈告诉他们，这山上没有别人，只有她一个孤老婆子。

那人推她一把说：“去，烧开水。多烧！”

“没有柴火！”林大妈稍微清醒了些。

“这里有！”外面的人拉进一捆竹子，“咔嚓咔嚓”折断了，丢给她。

竹子，就是林大妈的命呀！现在，她忍住心痛，把它当柴火烧了。她慢吞吞地把锅里添上水，刚要擦洋火，一个蒋军拉住她：“把门关起来，不要让火光露出去！”林大妈关上门，点起火来。竹子在火里烧得劈劈啪啪地响，每响一声，林大妈的心就抖一下，这不是烧竹子，简直是烧她的心。

就在这时候，蒋军们忙起来了。那个当军官的拿出一张纸，用手电筒照着，身边围着一群蒋军士兵，蒋军官说：“再过半个钟头就开始，我们从海上摸到这里，要从后面打他们！只要打下前面的那个大山头，”他用手朝大山一指，“我们就能占领全岛。听明白了没有？”“可是要保守秘密，要叫共军知道我们在这里，那——前面是他们，后面是大海，我们一个也跑不了……”那个蒋军官瞟了林大妈一眼。林大妈连忙转过脸去，向灶炕吹了几口气，假装没听见。不知哪一个又说了句：“不要紧，那么一个孤老婆子……”

蒋军的话，林大妈虽说不能全听懂，但是意思是知道了。水烧开了，她又偷加一瓢凉水，坐在门后边假装打盹。她闭着眼，心里好像烧滚了的锅：这些土匪就是抓走大儿子阿桂的蒋军！现在又来了！我不能叫他们再来糟蹋我，他们要暗算那边山上的人民解放军，我得赶快去报告！可是怎么去呢？要是小阿根在家去送个信就好了；我去，恐怕走不到那里，就会被土匪打死的，那不就完了吗……

这时，她不由得想起老伴临死的话。她想：我死了倒没啥关系，只要人民解放军能保住东山岛，往后阿根就有好日子过……

她想着想着，忽然眼前一亮，听见“拍”的一声。她睁眼一看，原来蒋军们正在抢水喝，一个蒋军踢着了竹火，照得满屋亮堂堂的。那个蒋军官火了，就打了那家伙一个耳光。

这时，林大妈心里一下子亮了，她暗暗骂道：“畜生，你们怕火呀！”她有办法了，趁着蒋军不留意，拿着一盒火柴，偷偷地拄着拐杖溜出屋子，摸摸索索地朝竹子垛走去。

摸呀，摸呀，竹垛摸到了，她望了望房子，就抓起一把竹叶，绕到竹垛那边，钻到垛空里去，又抖抖索索地从腰里掏出火柴来。她的心跳得很厉害，手也在发抖。她把竹叶撒在竹竿上，抽出一根火柴，手抖得更厉害了。她想这竹子就是准备给孩子办喜事用的，只要火柴一擦，就要烧个精光，可是一想到屋里这些可恨的蒋军，立刻把心一横：“不，一定得烧，一定得让解放军知道！”她咬紧牙根，使劲一擦，火柴断了；她又抽出一根，刚要擦，手一抖，火柴掉了；她抓出三根火柴并在一起，“嚓！”一道亮光，她赶快用身子挡着风，把火苗送到竹叶上。焦干的竹叶一点就着。火苗着旺了，林大妈才放了心，爬出垛来，她像收完一批竹子一样的高兴。心想：“这么干的竹子，再加风一吹，短命的再也救不下！”

她用力站起来，绕过竹子垛，朝着前面的大山站着。火被风一吹，一会儿，火柱冲上天空，照得山坡上和白天一样。她举起拐杖在火影里摇着，喊叫道：

“解放军同志——这里来呀——”

火光把敌人吓坏了，蒋军们没命地从房里跑出来。一个蒋军像疯狗一样扑向林大妈，因为他怕解放军听见，没敢放枪。林大妈抡起拐杖，拚上全力向蒋军打去，接着一头撞到蒋军的怀里，两人扭在一起。林大妈揪住蒋军的衣襟不放，正揪着，忽然她摸到匪军身上有一串圆圆的硬东西，她想，这玩艺正和我阿根带的炸弹一样，顺手抽出两颗，匪军刚要把她甩倒的时候，她已经把

那两颗硬东西甩到火里去了！

“轰！轰！”林大妈只觉得头嗡的一声，被一股热风推了老远。

她醒来的时候，只听到一片枪声，不知哪来的一只脚在她胸口上踩了一下，她又昏过去了。

一会，她觉得浑身像被什么网住似的，听到“妈呀！”“妈呀！”的声音，睁眼一看，是大白天了，原来自己躺在担架上，身边站着阿根和一个姑娘，还有一大群解放军同志！

林大妈望了望那堆竹子灰，两眼直瞪着儿子，呆了半天，才想到昨夜的事，说：“孩子，……我对不住你，你那竹子……叫我……烧了……”

阿根向那个姑娘笑笑，又转过脸对林大妈说：“妈，你不要疼那竹子了。你知道，亏你那一把火才保住了咱们东山岛呀！”

“谢谢你，老大娘！”一个高个子的解放军同志说，“你把敌人的行动报告给我们，你是个好妈妈。现在敌人被我们消灭了，你到后方去休养休养吧！”

四个解放军战士把担架抬起来。林大妈望望她那片可爱的竹林，望望儿子阿根和那个不认识的姑娘，又望望解放军同志，她愉快地笑了。

1954年2月2日